

# 从生活中来，往内心中去

——读刘起伦诗集《月光正照着沉默的诗人》

● 远人

刘起伦在这部诗集的《一杯菊花茶》中写有这样四行诗句：“我的前生，定是一个托钵僧/浪迹天涯，随缘乞爱/偶尔会停下脚步，在一首抒情诗里/暂时安放散淡的人生”。当这些诗句进入眼帘时，我猛然觉得找到了打开这部诗集主题的钥匙，“浪迹天涯”是诗人对生活的介入，在诗里安放人生则是诗人对生活的认识和表达。

诗歌的功能在先人那里已经有了确认，《尚书》中就有“诗言志”的宣称，西晋陆机则在对这一政教框架的突破中提出“诗缘情”的个体情感抒发。从刘起伦的诗歌来看，他接受的是“诗缘情”一说。特别明显的是，刘起伦的诗歌从早期到今天，始终有着强烈的抒情色彩，将自己的内心尽可能完整地展现。

总有人说今天的诗歌缺少读者。说这句话的人往往忽略了，真正的原因是太多诗人的作品总给人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感受，另外就是一味以技巧来掩饰无话可说的内在苍白，但真正的诗歌从来都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淌。刘起伦的内心展现令人吃惊，当他笔下出现“人过中年，不再热衷登高/越来越喜欢看河流服从内心愿望，平缓地/向着远处、更低处流去”时，我相信，没有哪个读者不会在这样的诗句面前动容。原因就是刘起伦始终紧扣自己的内心，用一行行诗句叙说个人的内心密语。这是真诚的写作，诗歌最核心的元素也就是真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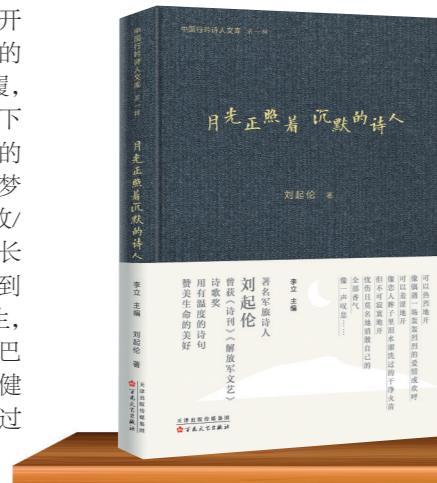
从整部诗集来看，刘起伦始终在践行“浪迹天涯，随缘乞爱”自我认定。诗集开篇就是“夜宿壶瓶山”，当读者跟随作者的诗句，也就是在跟随作者的“天涯”步履，去体会“雨，无限加深山中之夜/独留下梦”的奇特瞬间，去体会石霜寺“石头上的霜迹，在秋阳暖暖照着时/收敛昨夜梦痕”，去体会小水电站“跨越三界的那枚/薄成银刀的半月”，去体会呼和浩特的“长风吹着我辽阔的思绪，吹着草原，甚至到阿尔勒和凡·高一起体会“从艺术到人生，完成/一次心灵会晤”，还和作者一起到巴黎思考“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，必须有/健康的肌体、理性的思维/才能把好日子过得明净的流水”……

从整部诗集的题目和表达可见，刘起伦在千山万水的旅途中，始终携带着一支生花诗笔，时时保持旺盛的创

作激情。在我看来，这部诗集不仅是部抒情诗集，还是部地理诗集，是部思想诗集，是部对生活的沉思诗集。诗人把所有的面对和认识悉心体会，然后以最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来。

就语言来说，刘起伦在这部诗集中已经展现了他的独特认知。他的认知不仅是对语言进行层层剥离后的干净呈现，还包括他在近四十年的写作后，对自己有了“人到中年，越来越羞于用言辞表达感动”的内在感悟。当诗人表示自己不想表达“感动”时，就意味着诗人想表达的思绪和价值在感动之外的另一个全新空间。所以刘起伦以决绝的语气写下“在灵魂中遭遇另一个自我/我不过分拔高意义”和“你有铁打的江山/我有推倒重来的勇气”。这是令人读来一震的诗句，多少作者不可能做到“推倒重来”，也就是很难从个人建立的风格中挣脱。刘起伦恰好在诗歌写作中一步步摆脱早期的整饬风格，进入今天的口语化表达。我一直以为，最好的写作语言就是口语，而且是经过提炼的口语。刘起伦在这方面实践和成功堪称典范。唯一不变的是，他在横贯数十年的写作中，始终秉持“从生活中来，往内心中去”的创作准则。它不是所有创作者的准则，但它必定是刘起伦的准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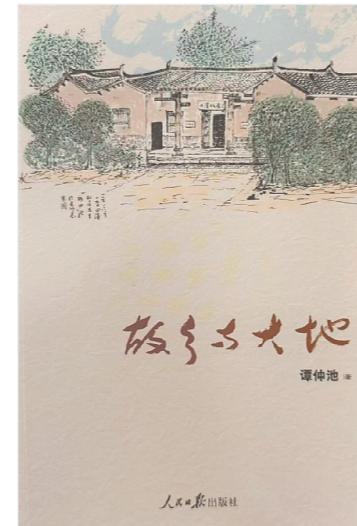
最好的诗人，都有自己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创作准则，所以刘起伦的诗歌值得读者细细揣摩，更值得汉语诗坛留下他的一席之地。



《月光正照着沉默的诗人》/刘起伦著/百花文艺出版社/2024年5月

## 大地歌者

——评诗文集《故乡与大地》



《故乡与大地》/谭仲池 著/人民日报出版社/2025年11月出版

● 王必胜

谭仲池，湘潭人氏。一个执着文学创作且颇有成绩的人。从政与从文，或认为两者互相抵牾，然谭仲池是相得益彰，切换得毫不违和。数十载政界奔波，写作是副业，谭仲池素以业余作者自谓，自谦业余爬格子、“万金油写作”，创作历时数十年，越是后期越发成熟，盖源于对文学缪斯的钟情，也缘于勤奋和文学的初心坚守。40多年前，那个自三湘四水走来，那个浏阳河畔吟唱唐诗宋词的农家少年，从课堂上，自家长口中，接触了文学，矢志不渝，终有所成。

谭仲池早年从军，复员做乡村教师，后跨界当过电影厂厂长、主事省会市府，从政之路山重水复，而文学之路风生水起。退休后晚年得闲，遂迸发昂扬创作激情。漫漫几十年，文学梦圆，如今回首，五味杂陈。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大体量的文学著作，成绩骄人。他有自选集、文集多部，有长篇小说十部，有散文十数集、诗歌九部；另有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、歌剧、音乐剧、歌词、古诗等，以及书法、绘画、文艺各类，各擅胜场。仅文学一类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，获有好评；电影、歌剧多次获奖，包括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和中国电影华表奖；歌词由歌手演唱，上过央视晚会；其书法行草题签，在多个场合展示。有说，文坛老谭文名了得，也有说，他干一行成一行，文学得心应手，艺术自成标格，洋洋数百万字，书法绘画主要是素描，众多，彰显出一个孜孜精进的文艺多面手形象。

认识谭仲池约30年，读其文，先神交，竟记不起什么情况下，有幸“一识荆轲”的。记忆中，他多是一身合体装束，轻言慢语，细腻温情，初见如邻家大哥，亲和直率。几十年间，他职位不断变化，而忠诚率性没变。作为资深散文家、副刊老作者，他热心投稿，适应副刊文章编辑思路——书写时代和社会民生，讴歌正能量，激浊扬清，抒发人生情怀。切近的现场感、深情的文笔，是副刊作为新闻纸媒和大众媒体所看重的。那时，他的文章责编是我的学长，也是湘人老刘，乡谊文字，气息相投，后来编辑虽代有所续，但他用他的文章和热情，终与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结下“不解之缘”。他在自序中说：“33年，在‘大地’植下的株株心灵小草，虽然不显眼，但愿它们能为装点大地的绚丽春天，增添一抹抹翠绿。”近期某次聚会，说及他30多年在大地副刊发表的文章，琳琅满目，蔚为阵势，统计达百十来篇，于是就有了《故乡与大地》——谭仲池在大地副

刊上的诗文结集。他动手勤，文思敏捷，是文坛多面手。一个时期内，他在大地副刊上的见报率，位列作者前茅。我戏言，他是“大地”的“模范作者”“金牌歌手”。除了自发投稿，也有编辑约写。他的120余行长诗，赞扬湘籍“时代楷模”，植物学家钟扬，将论文写在高原，因公牺牲在雪域西藏。谭仲池接受任务没几天，便完成了诗意图碑之作，诗占报纸大半版，为多年来罕见。悠悠30余载，他为副刊写稿，精心、倾情，得到编辑部认可。最近，出版社责编悉心收集，将他的100多篇（首）诗文编辑成书，这本有特色的选本，在报社作者中应是少见。晚近，谭仲池自画插图、题图，图文并茂，很见功力，显现出他文字以外的又一艺术潜能。

他以“故乡与大地”为书名，题旨情深。“大地”，《人民日报》副刊的品牌，历时半个多世纪，在读者心中素有口碑。泱泱大地，广袤厚实，万物生长，无尽藏也。大地，厚德载物，意象雄浑，象征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，沉实博大、民胞物与的一种精神。故乡，文学母题，是地球上的情感之花，故乡、大地，和谐共生，这一书名，也是老谭文章的精神旨归。或者说，老谭的作品，是对大地与故土的深情瞩望、热情展望，以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，回望历史、礼敬先贤，书写奋进中的新事物、新变化、新形象，也从生活日常、人情世态，记录生命、自然、人生，对故乡大地的万事万物保有拳拳之心。“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”远行者的精神故乡，永远在场。拥抱大地，热爱故乡，赤子深情，成为谭仲池散文诗歌的精神格调。村路、民舍、花木，当年参与建设的水库，乡邻故交，历历在目，其情殷殷，笔意摇曳，非径情直遂地再现不足以表达浓浓乡情。他借家乡浏阳著名的烟花，抒写故乡变化、奋斗者的精神：“浏阳烟花爆竹放射的每一道光彩，飘洒的每一缕芬芳，发出的每一声脆响，都是爱与美的绽放、情和梦的飞腾，心灵与自然的深情拥抱、理想与光影的巧妙融汇，是形、色、声、力的相融共辉，是艰难探索、风险攀登的朝夕守望。”

谭仲池的散文诗歌中，较多表现三湘四水、人文风华。他热情拥抱故乡山水，书写人文自然的时代面貌，展示激扬的文学情怀。

当然，谭仲池有相当一些作品及时感应社会生活，书写切近的民生故事，是副刊重点推出的。汶川地震余震，他率队支援灾区建设，创作散文《血脉深情的见证》，获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日报社共同举办的“民族团结”征文奖；2017年建军90周年大阅兵，他写了诗歌《老兵的敬礼》；在雷锋遗像前，在谭嗣同故居，在田汉剧场，以及关于“湘江北去”的文学意象，他都有热烈深挚的篇章。

谭仲池的文字自然清新，又激情直率，简洁朴实中，不乏真情生动，既具诗人情怀，又有政论者的沉实。他的散文多是诗意图中见思考，有时是浑然复合的文体，诗的激情、评论的思索、传记的铺排、散文诗的灵动，融会贯通。他早年发在大地副刊上的短文《谁在敲门》，隐幽情怀，没有具象人物，阐幽发微的思绪，犹如小品。作为同道、老友，热烈祝贺；作为他曾经的文章编辑，感谢作者对“大地”的厚爱。

书里书外

史笔寥寥写尽一生，其中鲜有平凡之辈。对普通人而言，日记才是自我“立史”、留存生命轨迹的重要方式。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尧育飞《大清万象：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》一书新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书中征引日记上百种，为许多清朝人鲜活的生命档案。翻阅该书，我仿佛穿越到清代，看见普通人的一餐一饭、一颦一笑，时不时引发心灵的共鸣。

该书主要利用日记文献，从“情感世界”和“社会生活”的双重视角出发，通过八个专题勾勒清代社会的立体图景。作者将清代的私人日记视作“会呼吸的活细胞”，把握日记文献即时性、私密性与连续性等特质，深挖个体情感流动，也一并还原群体生活状况。

如对习见的《曾国藩日记》，作者聚焦围棋活动，“以小见大”，发现曾国藩广阔的“围棋事业”。据作者统计，《曾国藩日记》下围棋的记载有3468天，围棋局数高达8361局。利用这翔实的统计，作者梳理了围棋与曾国藩一生的不解之缘。围棋本是传统文人的游艺，但曾国藩屡屡失利后，不免视此为浪费光阴的行为，因而内心焦虑非常。在师友劝告戒棋后，曾国藩因屡屡破戒，自责“全无心肝”。咸丰九年以后，围棋成为曾国藩戎马倥偬中“安顿紧

阅读



责编/任波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谈梁

## 用日记“深描”清代的社会与人心

● 罗煌阳

张情绪”的消遣，或是幕僚间“无缝对接公事”的社交媒介。薛福成笔下“公目注檄杆，而两手自搔其肤不少息”的记录，写出了曾帅日常生活的细节。及至“百战归来再下棋”阶段，曾国藩与弟弟曾国荃对弈、观幕僚手谈的记载，则尽显战乱平息后的安宁。纵观曾国藩的一生，作者发现围棋贯穿了他青年修身、中年治军、晚年守成的完整生命历程，既见证了他的内心挣扎，也映照了晚清士大夫的精神困境，最终证明围棋是曾国藩未曾明言的另类日课。

本书往往能以跨学科视角，显微清生活与心灵深处的幽暗部分。如解读《恩光日记》，作者发现恩光在同性情感中的孤独坚守，也发掘了易代之际旗人官员的身份焦虑。这种融合性别史与社会史的日记解读，让清代社会的万象具体地在个体身上呈现。全书对“情感世界”与“社会生活”的刻画，正得益于此类微观视角。书中谈情感，不刻意渲染家国情怀等宏大主题，而专注捕捉“平凡之我”的细碎心绪，抉摘了赵烈文的丧亲之痛、恩光的隐秘心事、曾国藩的修身挣扎等，从而拼接出清代普通人的心理群像。书中论社会，目光不止于庙堂，也延伸至市井江湖，从“出洋五大臣被炸案”的信息传递到同治瘟疫的军民应对，从“新年发笔”的民俗到文人饮食雅集，再到百姓农耕、商贩吆喝的日常，诸般场景交织出清代社会的运行肌理。这些，都让“大清万象”充满温情，也让历史叙述不至成



《大清万象：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》/尧育飞著/上海古籍出版社/2026年1月出版



有困难找志愿者 有时间当志愿者